

(翁丹)

看申報的都是長壽人
(飛燕)

不

是冤家，傍的人有的一星期報看兩次，要笑到旁的人笑過，看畢報，都看上海上版，那算是多的咧，你沒有聽見元且增刊小說呢，陳平做的「一驚新攝影術」還是續的民國卅三年元旦的，而且這篇新攝影片只講到神傳，他所述的意見表甚還沒有講到，大概要等民國十五年元旦再續的了，他還寫小說，偶然有十萬

自治學院周年紀念刊上有一篇癡人經營之清潔餐館食店，不齊不齊，有交通警察廳治安警察寮所，有開化人類可以居住之清潔旅館，有把民介紹給大衆看，他說租界的優住地小較少而廣大之住宅地也，有居住上海雖久看的書報雖多，可居住上海雖久看的書報雖多，可

人大多數居住地方之不適衛生），

成先

五至此，始知狼入至大鑊已成，祇可奮袖以經濟之要求，爲尙書之抵制，卓商諸端，瑞日是爾家務、千老娘底事，設此區區而不可措置者，亦何足道。然想也，草莽其性欲發前議，轉思小忍，可得三十萬，卽亦姑先了三年間，彼

崇禎者，當盡入金鎔，兩再迎卿其寧，余不愛，附送一簡，朱印毅然授五日，此一萬金旁可將去，卿以取信，余另致息金數百，足以卿生活之需，五爲所動，受勞還依母居，連三日，草與瑞太結婚於旅邸，一爲日收診金之管理，二洋二萬元，憑日

名滿中華

五

(不羣)

今年登報拜年的要算最多，閩人却有葉恭綽等一班人，閩狗還有琳丁等一班狗。

儉儉儲蓄會今年元旦，在市政廳開了一個春大會，居然用了兩個護捕，把守了大門，不許會員進去，許多儉儉的會員，因他們開會，自花了車錢，還得着一場沒趣的，實在不少數。

二日先施公司開二十五週紀念會，在樂園大開園遊會，無論什麼人，都可進去，茶點啤酒，亂吃一陣子，倒也不會把樂園軌場，廣東人倒底是個大老官。

桶中山進京，歡迎會裏發了許多紅燈，人家說是紅燈罩又出現了，其實多少有點紅顏色。

胡蜂

(林屋山人)

伍之敵，齊人也，少有臂力，精技，遊行川湘鄂豫間，所向披靡，無敵者，關外王某，綠林豪也，獨不肯與，乃糾徒衆，與伍力戰，大敗去，曰：年復來，伍其勁敵，嚴爲戒備，時果至，伍率其健兒，迎擊沙漠，自以此戰，滅敵必蹙，既而敗歸，謂伍曰：我自敗一蹙至此耶，伍曰：敵敗我，我自敗也，平時吾養蜂蜂萬頭，以蜂王領之，教以行陣，皆萬頭以出當敵，無不敗者，前誘彼敵，中節以我必遇，今反而我蜚，即藉其力，不虞今今日，反而我蜚，今我乘敵而進，正欲滅此醜類耳，蜂蠶有毒，古人所戒，君奈何，口：蜂蠶有毒，古人所戒，君奈何，藉其力也，且吾聞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所向攬

(按語)

在曹錕時代，女界中最有勢力之人，曰：李六奶奶。在今日時代，女界中繼之而興者，曰：王七姑奶奶。七姑奶奶以總長之姊妹，而別樹一幟，不依傍於乃兄，可爲女界中吐一口氣。芳縱出沒於西子湖畔，春中浦邊，日以婉艷之姿，媚艷之態，周旋於軍閥政客之間。時北京安福禍同有一梁鴻吾，方作南遊，一見七姑奶奶，兩相傾心，謂不意難兄，乃有難妹，七姑奶奶，亦甘爲孟孟，當接梁鴻之案，干木執政，童子滿非熱不因人者，加以關外王之勢力，遂爾用事，會畢湖之畔，有一夏得海者，曾倒戈逐盧祖聖，掃逆迎孫仙霞，國中頗不直其爲人，將以易之，夏得海大窘，既而思之，曰：我之長此邦，將藉裙帶之力，以難繫之肘，蓋夏與七姑奶奶，本爲舊交，當時杭人暴動，欲舉王貫新總長之祖墓，卒夏有以相護之，乃求計於王七姑，七姑曰：此易事耳，今日千木之魂靈，即爲梁鴻，而梁鴻則總指揮，儼欲留之，誰敢易之，即以儼爲今日之執政也，亦無不可，於是夏得海之地盤遂穩，而所謂孫大鬍子，汪大變，屈辭子等，登時乎後矣。因彼輩未有翟秋白之所謂「朋友」之一重關係也。

都

莫奈詩 (公權)

(舌饒)

陳樂山逃出松江，縣知事勸令商店居民各設香案，迎接孫軍進城，這件「事有確據論調」（一）松江縣知事歡迎孫軍，並不是松江人民歡迎孫軍，不然，松江人民為什麼不自動的擺設香案，要縣知事去勸呢？（二）擺設香案的舉動，在民國已不多見，就是清時，也有兩種意味，一是歡迎

保全松江不少，否則孫軍戰勝之，難免撈上一個乾淨，現在看見這道，時之開關不過來，以上

應時的

樂山逃遁，身二小且有事，我部

詩

一是送別、還有地方官花錢請人排列香案的哩、松江人民此次擁護香案是香單純的歡迎、還是疑問、三讚美縣知事、馬屁沒有拍在馬脚上、

價還不去管他、什麼旅館酒菜館、每打一次、要出五分洋錢、大家不答應

道你高興便再去尋湯二小姐罷了、祥生在旁邊道：「二小姐那個地方？」

道：「現在那一條馬路尋不着韓莊、何必老遠的跑到愛而遠路呢、何蓮輝道：你們提起了愛而遠路、我到想着了姚鳴秋、我們趕緊打電話、請他來。」

人多了一熱鬧一點、遇過頭來對祥生道：「姚先生的電話、你是知道的、你去打一打、請他就來、祥生道：柯先生、還是請你寫一寫清爽、我自己是走不開、不能去打、叫出店的去打、恐怕他們弄不清楚、柯運孫道：怎麼打電話要出去打嗎？你們這裏電話接了嗎？」祥生道：「電話是沒有壞、不過是不能打、黎宛亭聽了這話、高聲道：奇了、奇了、這是什麼緣故、我不相信、我去打、我去打、祥生道：黎先生、你不知道這個緣故、因為電話局裏加價、我價還不去管他、什麼旅館酒菜館、每打一次、要出五分洋錢、大家不答應

(獅神)

日本有與女中、北京有上炕老嫗、殆世所謂出主而入奴者耶！以視他
社一校而化鶴蝶、又有間矣。海上小康校長、胡人也、雖未諳教倫、而
粗能復禮。高唱男女同學、天下乃公然從風、無論夷僑、既懷春鶯、未
足胥生生徒之禁慾、變慚窮鳥、無以動即母之野心、無已、於諸政體中、
採取上炕制、四伯婢僕、講求勾股八線方法、蓋校長及爲算學博士也、
於是所居九如之里、凡號稱舊地王機、隱隱於市、帶領引見、實素士有
徒、種種方言、且不限于江浙各地、雖國語教習亦曰入此室處、如聽
綿蠻、且難爲公治長也、而奇畫翼狀、尤足駭人、或修如方相、或俊比
夜叉、或作石榴之根柢、或爲豪豬之泉窟、而主人士翁四顧滿志、方引
爲大觀、其碌碌肆應、則校長之報名問作、似猶遙遙其奔湊也、最後、
竟獲得一驪、年逾二九、嬌小玲瓏、間問其爲、彌形遙遠、校長珍之、
不啻連城之璧、詢其名曰、無名、因名以「新來」之朝夕與共、樂不可
支、新來病、親以所乘車、送至醫院、胡人有母、聞之怒、爲擇婚、再拒
新來、校長陳情、母不許、愛新來、亦不許、所另聘女、亦胡人也、新來
賁校長、校長及之盟誓、及耶節、兩胡婦姻、似客雲集、新來知校長見
負、慟哭於里內、里人大譁、羣責雄胡以不義、雄胡急召新來返、得無
引絳線紆乎、然而新來下炕矣、悲夫！

初也顏

齊不可，宮指賀天曰：「以示無他。」
 始允之，宮率所部前進，身先士卒，
 指揮作戰，瀕死於齊腰，一日，督師
 本及更衣，即詣齊慶請示時作小
 衣，因首垢面，衣盡污泥，足上舊
 襪，齊幾不之識，曰：「爾誰何？」
 我某也，齊急延之坐，親爲拂拭，
 齊備至，由是知宮之忠於己，引爲

昆山六波

第二十四回
認目標青龍鑄玉臂
賣風頭美女奪情人
秋谷笑道、原來爲此、但是我沒有留神、連聽都沒有
聽見、
勸聽目、
放倪起
手、吟香
掠頭髮

(七老)

上海日報的進出，各家不同。有上海夜報者，刊七郎所製上海報館進出表如下：

甲	報
乙	新開報
丙	時事新報
丁	新申報

大進大出：浪
大進小出：瀝
不進不出：淺
只進小出：瀟
只出不進：瀟

○期誤一 K C 生來兩聲蹄，本第七百零一號，紅雲爲篇中所載，四妾謝青書句，略乖事實，附行五名素妻，非青書，四雖有妻，未售五、四友多稱爲謝五施、云云，因

○辦誤二 久前期消寒新詞第二多少冬山句，山調排心。

秋谷的耳笑道，羅阿聽眼侍要再說什麼，一抬頭只見烏師走了進來，背後還跟着自己的相幫，手裏拿着一疊轉局的局票，此時老四已經唱過，沈雅雲也來了，吟香忽忽的唱了一支小宴，走過來提一提口。

第三十三集
一百〇七
房山六漱

斷是非、祇是在舊戲裏、常常聽見的
一句道白、叫做「香案伺候」、想不到
在這中華民國十四年、恭賀新禧的

時候，仍舊懸懸依例，擬具粉札謝安事，打着官腔，說這句話。

初後一評

(寶風閣主)

本報前記三評切中人物，技士許死，主筆許貴，局長許逃而未逃也。某君過一信材肆，見楠木具者三橫陳櫃中，異而問之，店伙曰：此局長許所中製賣也，蓋局長善居積，常值四鄰

於中落之富家，或嘗享楠木廳者，則每與鐵直而求市，俾或拆而運還，巨材改製爲棺，利動十倍，蓋豪紳巨賈之製，所樂賂此也。是三棺已，以九千金分售甲乙丙矣，當其任捐局時，以善割土地聞，今又兼棺，殆所謂有土斯有財耶。

「當然，你們不是還講什麼寄詩罵我，這時候該明白我是一個先覺了，罷罷罷，」

祥生在旁邊，湯二小姐那個地方早取

了姚嘯秋，我趕緊打電話，請他來

道：「姚先生的電話，你是知道的，你去

還不是請你寫一寫清渠，我自己是走不

祥生弄不清楚，柯運孫道：「怎麼打電話

奇：「這是什麼緣故，我不相信，我去

道：「這緣故，因為電話局裏加價，

打一次，要出五分洋錢，大家不答應